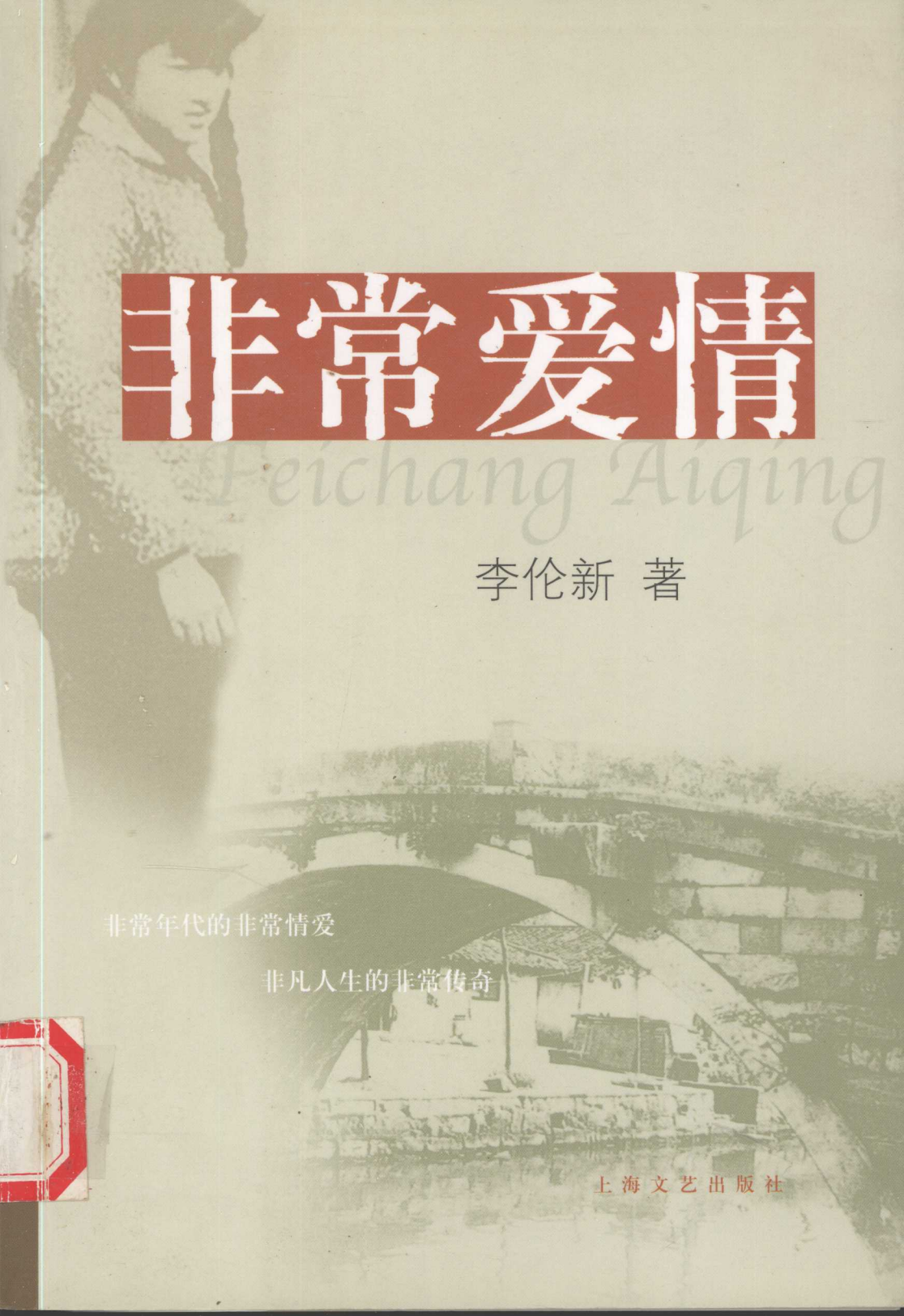




非常爱情

Feichang Aiqing

李伦新 著

非常年代的非常情爱

非凡人生的非常传奇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非常 爱情

李伦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爱情/李伦新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6

ISBN 7-5321-2811-3

I. 非…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585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正文插图: 叶 雄

非常爱情

李伦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版年书店 经销 上海第四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75,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册

ISBN 7-5321-2811-3/I · 2172 定价: 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886520

序一

恢复写人性的名誉

徐中玉

伦新同志有多年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广泛的工作经历,对各种世事,各种性格的人情,都很熟悉,且已有了成熟的创作经验。这部《非常爱情》,娓娓动人,令人耳目一新。篇幅大,艺术功力深,在一贯的清新畅达的民间风格外,还增加了认识的广度,有公信力。人性,人道主义,过去曾受到批判、否定,但从未被真正批倒,因为人们都感到,如果连人性和人道主义都不要,难道倒是要兽性、兽道主义?相对于兽性而言,人肯定有人性。人是动物的一种,因之也有一些动物性,但人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普遍理性。理性能制约动物性,能够也应该克服动物性的不合理不合法表现,所以人才能够成为“万物之灵”。文学作品可以表现阶级性,阶层性,当然也可以并应该光明正大地表现人性。写得恰当,实都各有其积极作用,有推动文明的进步作用。决不注定是对立物,不能互补的。伦新同志此书以描写并挖掘人性为主题,很有意义,开拓了创作的视野,恢复了写人性的名誉,我是赞赏的。写这几句话,略表我的敬佩与欣喜。

序二

在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人性

杨扬

这是一部反右题材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从 1940 年代延续到 1979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已有的文学记忆中，与右派分子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总离不了两个元素，一是苦难，二是情爱。像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几乎通篇都是苦难和情爱。苦难和情爱之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反反复复地呈现，并不完全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是展示苦难，并以苦难为资本向今天索取。事实上，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靠小说创作而获得文化资本，进而谋取经济利益的事件，几乎闻所未闻，更何况有创作才能的右派分子在整个右派分子的集体中所占的份额实在是太小，没有普遍性。在我看来，苦难与情爱的结合，大概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作出解释。一个层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右题材和“文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很长时间是一个敏感程度非常高的领域。尽管没有见到中央文件明确说不允许出版这方面题材的作品，但各文学期刊和出版单位见到这方面的作品，总是极其小心谨慎，唯恐分寸把握不好，招致主管

部门的批评。但这段经历,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是难忘的,对许多写作者而言,更是难忘的,至于很多的直接当事人,不写出自己的这段经历简直就难以排遣积淤多年的愤懑。一方面是政策有界限,另一方面是不写不足以平忧愤。在这两者之间,出版作为社会平台需要寻找到某种能够为多方面接受的平衡点,这就导致了哀而不伤的言说口径的产生。表现在创作上,一面是作品不断倾诉主人公命运的不幸,一面又不断用情爱来安慰和排遣这种不幸。这样的表述,至少让人感到,即便是遇上最倒霉失落的事,总还有某种活下去的希望和力量。这种昂扬向上的乐观情调,是符合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需要的。还有一个层面的解释,就是来自文学方面的。苦难对于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从表现苦难的方式来看,一味以苦难来呈现苦难,似乎过于单调了。就像“伤痕文学”一样,最后落入了一种简单记事的方式。文学要有意蕴,需要新的要素的加入。情爱作为一种人性因素,同时也作为化解单一苦难陈述的文学因素,的确使一批作家作品脱颖而出。张贤亮的作品,最先给人的刺激可能还不是描写苦难,而是苦难之外增添了性爱描写。这是反右题材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经过了1990年代,反右题材的创作似乎渐渐淡出文坛,能够执着于这类题材的作家作品,似乎越来越少。其中的原因,我没有很好地思考,反正作品少了,好的作品更少。但现在我读到了李伦新先生的《非常爱情》,知道还有人在关注和思考着这段历史。最让我感动的,是李伦新先生作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这部数十万

字的长篇大作。而且这还只是他计划之中的《上海的春天》三部曲的第一部。他还积极准备另外两部长篇的写作。对李伦新先生来说,有今天这样的收获,的确不容易。在阅读《非常爱情》之前,我与李伦新先生没有直接交谈过,只是在两次开会时,远远见过他,谈不上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对他的身世也不了解。后来在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家见到他小说的打印稿,才知道他23岁被打成右派去外地劳动改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回到上海。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青春梦想,从青年时期开始,李伦新先生就喜爱文学,这种追求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退。对他的这些了解,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也促使我认真阅读他的新作。

如果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待《非常爱情》,我的第一印象是作品很有传奇性。作品讲述了右派分子刘春林与上海郊县姑娘杨岚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但李伦新先生笔下的这个爱情故事极具声色,不同于一般的描写。所谓极具声色,不同于一般的描写,可以从两方面见出。一是作品的结构布局上很讲究,吸收了近20年来中国小说的一些成果和进展;二是爱情描写充满传奇色彩。以往的反右题材作品有一个局限,就是叙说苦难有余,而文学意味不足。但李伦新先生在写作时对文学意味是极其看重的。他年轻时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长期坚持写作,曾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和大量散文随笔。这些文学积累对他驾驭文字和处理长篇小说的结构篇章是有很大的帮助。《非常爱情》为了集中写右派分子刘春林与上海郊县姑娘杨岚的爱情生活,作品在篇章布局上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一方面,作者要凸现刘春林与杨岚的爱情,特别是杨

岚的内心情感生活,是作者着意表现的。但另一方面,作者又不希望作品写得卿卿我我、期期艾艾,变成一种私人化写作,而是力图追求一种大气象、大包容,希望通过刘春林与杨岚的情爱生活见出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的精神状况。这对看似矛盾的文学表现关系,通过李伦新先生的努力,应该说在作品中处理得较为圆满。作品通过很多的回忆、倒叙和穿插叙述,使得小说的叙述时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单一关系,具有较大的历史包容性。尽管作品叙述的现实时间是粉碎“四人帮”前夕,但通过作品人物的回忆和对话,故事的线索甚至向前延伸到了1949年之前的上海。这样大跨度的艺术处理,大大拓宽了作品的表现力,也使作品在表达方式上摆脱了某种单一。当然,以回忆、倒叙和穿插的方式来扩大作品的叙述时空,这对不少今天的写作者而言,已不是特别新鲜的手法。经过1980年代先锋派小说的实验,这种表达方式在今天已经较为普及。李伦新先生对这样的表现手法不陌生,不仅不陌生而且能够熟练运用,这是不容易的。这说明他是一直在认真关注这些小说的变化,并且尝试着在自己的写作中借鉴、运用。不过,李伦新先生不是那种追赶时髦的人,他这样表现有他自己的思考。在作品中,叙述手段的运用还是服从于故事发展的需要。他讲述刘春林与杨岚的爱情故事。但这段故事不像一般的爱情故事,而是一段奇情。所谓奇情,自然包含着奇异和不同凡响的特色。从作品的故事情节看,不少读者可能会觉得有点奇异。右派分子在当时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上海郊县姑娘杨岚,却回绝了很多追求者的追求,痴情地爱着右派分子刘春林,这是非常奇

特的。其次,杨岚去劳改农场探望时,刘春林命在旦夕,偏偏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监管员马九天,使得杨岚能够成功地将刘春林偷运回上海郊县川洋镇。而杨岚的邻居白玉英夫妇也是善解人意、充满人性,他们不仅帮助了刘春林、杨岚,而且还联络马九天,将另外两个在劳改农场濒临死亡的高级知识分子偷运出来。最后,这一偷运计划被专政机关查获。杨岚被判极刑,其他成员也被押回监狱。然而,正当灾难降临到这些人头上时,“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因此获救。1979年3月12日,这些当年遭遇坎坷的人们在国际饭店为刘春林、杨岚举行婚礼。整个故事就是在这种近似于传奇的叙述中完成。面对这一连串的传奇故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故事的真实性问题,事实上,每一个能够幸存下来并健康生活着的右派分子,其人生遭遇本身就是充满着传奇。像李伦新先生本人23岁被打成右派,去外地劳动改造10多年,最后不仅得到平反,而且还出任上海某区的区长、区委书记和上海市文联的党组书记,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就是充满了戏剧传奇色彩。我关注《非常爱情》中的传奇成分,是觉得作者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表现。至少在他之前,没有人敢这样写,生怕这样来展现反右题材,会被人指责为不真实。其实真实不真实在文学创作中并不完全是一个绝对的客观事实判断,而是带有某种主观色彩的价值判断。对那些过于矫情的东西,尽管事事确凿,但让人读后,还是感觉着某种不真实。我以为《非常爱情》中所展现的传奇故事之所以能够让人接受,并不在于事实如何,而在于作者立意于表现人性。作者通过这些不平常的情爱故事,要展现的是人性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历

史时刻,人性中依然还有超越于残酷斗争之上的善意与温暖。这种善意与温暖,不仅是每个受难者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勇气,而且也是推进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读《非常爱情》时,我常常停下来想,大概像李伦新先生这样遭遇的人,当他身遭不幸时,对人性的善恶之感是极其敏感的。他一定是感觉着,至少是向往着人性中的善意和温暖,否则是没有信心活到今天的。所以,李伦新先生不愿意过多地在人性的丑恶方面着笔,而宁愿在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多展现一些人性的魅力,多显示一些人性的强大。在作品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作者对于人性的讴歌。当苦难降临到那些不幸者身上时,正是周围那些人性没有泯灭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善良拯救了遭遇不幸的受难者。在整部作品中,虽然也有个别出卖灵魂、卖身投靠的政治败类,但这些人物在作品中的篇幅很小。不是说这些人物不值得表现,而是作者不愿意将大量的笔墨花费在这样的人间丑类身上,他更愿意正面展现和讴歌人性的力量。当人性的力量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时,可能对一些读者而言,会觉得情节设计上过于顺利和简单了。但从写作者的经历和表达的追求来看,我是很能够理解作者这样的用心。

读完《非常爱情》,对作者李伦新先生我也有了一个新认识。我觉得这位老人是真正热爱文学,真正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追求来对待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已不再希望从文学创作中谋取什么名利,而是希望通过文学传递出自己的某些人生经验,对国家对社会起到一点有益的影响。能够怀抱着这样的美好理想并付诸文学实践

的人,我想在今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由此,我也祝愿他早日完成计划中的《上海的春天》三部曲。

第 一 章

火球般的太阳悬挂中天，晒得地上蒸腾着白烟，空气凝固了似的，闷热得连黄狗也伸长了舌头直喘气。

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是万里无云的好晴天，随着一阵狂风刮来，顿时乌云密布，接着雷声隆隆，随后就有黄豆大的雨点落下来，砸地有声。

正在田里锄草的公社社员们，对这天气的突然变化，显得无可奈何，也没有大惊小怪，仿佛习以为常了，纷纷跑到附近的牛车棚里去躲雨，叽叽咕咕地埋怨老天爷。

杨岚走在最后，她默不做声。

有个社员嘟哝着说，外面晒了衣服被子，能不能让她赶回家去收一收？

组长朝这个社员望了一眼，没吱声。

邪风，淫雨，没完没了的下着，眼看一时不会停的样子，组长只好宣布收工，社员们顶风冒雨奔回家去。

杨岚这次一反常态，没有走在最后，而是和大家一起奔跑，边跑边在心里呼唤：下吧，下吧，把这个世界洗得干净些、冲得清凉些吧！

她跑呀，跑呀，忽然将两条编成麻花形的粗辫子拆开，让头发松散，心想：我为啥要这么束缚着？自由飘荡多好啊！她跑得更快了，散开的头发飘呀，飘呀，蓬乱得像个疯子了吧？她想，我就要疯狂！我为何不疯狂？她全身淋得湿透了，满头乱发水淋淋的，贴满了两颊。继续跑呀，跑呀，跑到如今改名为向阳桥、原来的崇德桥边，刚踏上两级石阶，好像是脚下一滑，腿一软，“啊”地一声，跌倒了。

这一跤跌得不轻，正巧跌在一块青石上，杨岚额角头鲜血直流。

她没有吭声，咬紧牙关，忍着剧痛，踉跄了几次才站起来，伸手摸了摸伤口，鲜血从指缝里溢出来，滴落在湿地上，洇红了一大摊。她没有喊，也没有哭，艰难地朝崇德桥东边走了过去。

“啊呀，你怎么跌成这样？”有个中年女社员，看到杨岚满脸是血，不禁惊呼，连忙捂上眼睛，说自己有“血晕病”，赶快走了。

有个老年男社员，同情地轻声对杨岚说，孩子，快到医院去看吧。

“杨岚，我送你到卫生院去看医生！”一个心直口快的女社员说了这一句，似乎马上发现自己不该多嘴，就啊哟一声说，看我这记性，怎么忘了家里有事？就转身跑了。

“她呀，是不是自己故意的……？”有个女社员冷冷地说了半句，欲言又止。

“人心难量，天晓得她是不是在自伤？”另一个女社员不屑再谈的样子，跟着走了。

杨岚都听见了，但却只当什么也没有听见。

她捂着流血不止的伤口，走进了川洋镇人民公社卫生院。

值班医生是个中年妇女，马上为杨岚处理伤口，缝了九针，尔后敷药，包扎纱布，开了处方，又给她一张病假单，叮嘱她要按时服药，好好休息，七天以后再拆线。

杨岚连声说谢谢医生，拿了药和病假单回家去。

她的家住在崇德桥的东边，敬贤街（现在改名叫向东街）的北首，前门临街、后门沿河，几间老屋已经有些倾斜了，砖墙更显得斑驳陆离，进门堂屋前有个小天井，当中有口老井，青石井圈上一条条井绳磨出来的沟痕，显示着这老宅的年代久远。天井当中是个小花坛，原先种有一丛天竺，如今只剩下一些枯萎的残枝了。花坛两侧，东边是柴房，西边是灶间，灶门口右侧有扇小门，出门走不几步就到了川洋河边，这里有个水埠头，淘米洗菜汰衣裳很方便。

杨岚一回到家，迎接她的是空荡荡的屋子，冷冷清清，没有亲人的问候，疼爱 and 关怀，也没有同情和帮助。她独自来到房里，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泪水像喷泉似的直涌，止也止不住，她想，让它流吧，流吧，只是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实在憋不住，她就躺到床上，用

被子严严实实地蒙住头，闷哭。墙有缝，壁有耳。她不愿意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哭声。

哭了一会儿，她就起来了，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先洗干净手，又舀了一瓢水，洗了洗脸，小心地没让水沾到伤口。她站在梳妆台镜子前，照了又照，面对镜中自己的“尊容”，不禁笑了起来，笑得有些苦涩。

尔后，她盛了一碗早上出工前烧好的白米粥，就着咸菜，吃了起来。

饭后，遵照医生的嘱咐，她服了药片，感到伤口有些痛，不争气的泪珠又滚了出来。

她生气地抹去眼泪，和衣躺到床上，长叹一声，望着天花板想心事。

不知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因为太困了，杨岚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起风了，这是老天在叹息？

打雷了，这是大地在发怒？

下雨了，这是天和地一起在哭泣？

果然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好像有人在敲门，是他？隐隐听到有人在喊，是他吗？

我赶快起来，连忙开门，一头冲进了狂风暴雨中……

闪电为我照明，雷鸣为我壮胆，狂风为我送行，骤雨为我洗尘……

我不顾一切地跑呀，跑呀，闪电映现出我的身影，雨水湿透了我的衣服，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我的视野，我不顾一切地朝前跑着，跑着，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跑，边跑边喊：春林！春林！不要急，不要走，我来了！我来了！

喊声在峰峦间回响。

风停了，雨止了，前边天地间映出了一条彩虹。

我追着彩虹，跑得更快。

恍惚间，我已经来到了大山深处，头上是月明星稀的蓝天，耳畔不时听到有狼嚎声，眼前只见寒光闪闪烁烁。吃人的野兽？迷人的

鬼火？我有些害怕，想喊，但又喊不出声来，就咬紧牙关赶快跑，不顾一切地跑着，跑着，边跑边喊：春林！春林！

怎么？撞向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它正在张牙舞爪地向自己扑来，张开了血盆大口，奇怪，怪物却忽然四肢瘫软，渐渐地倒在地上，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赶快继续跑，一面跑一面想，我为什么要害怕野兽？要害怕鬼？这不是在自己吓自己吗？人是什么都能征服的，是什么都不怕的！这样一想，我为自己壮了胆，很快就跑到了想去的地方，跑到了劳改农场，跑到了渴望见到的春林哥的身边，只见春林哥躺在地上，病得很重，气息奄奄，瘦骨嶙峋，正在以微弱的声音喊着：杨岚，杨岚，我、我……

春林哥，我来了！你、你怎么了？我惊呼，猛扑过去，却扑了个空……

杨岚突然醒来，咦，怎么又做了这样一个梦？

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澎湃，真想再回到梦中去，这梦，为什么要醒？为什么不一直做下去？要是能一直在梦中就好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想到这一层，她感到很沮丧，很懊恼，也很不安，哎！她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在心底呼唤着，春林哥，春林哥，你别急，你别急，我就来，我马上就来看你！

此刻，屋外狂风呼啸，急雨敲窗。

杨岚想，春林哥真的病重得生命垂危了吗？进行医治了吗？有衣服换洗吗？有被子盖吗？有人照料他吗？他的精神、情绪怎么样啊？一连串的问号，就像一个个锋利的锥子，扎在她的心尖，使她痛得难以忍受，更加牵挂春林了，恨不得拔脚就跑，跑到劳改农场去，跑到春林身边去，去看望他，安慰他，照应他，去为他分担痛苦，去代他承受一切艰难，使他能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

这时，杨岚有种马上就要动身的冲动，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但她只好竭力抑制着，这样的抑制是极其痛苦的。

她又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夏末秋初的早晨，天空布满了阴霾，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令人感到憋闷。

杨岚草草了事地洗了把脸，用手捋了捋蓬乱的头发，毫无梳妆打扮的兴致，心里只想着春林，更加为他的安危担忧，这心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心也就像被揪着痛得难受。菜橱里还有半碗剩饭，她从热水瓶里倒了些开水，豆腐乳当下饭菜，呼噜、呼噜地吃泡饭吃得很快，根本没有吃出是什么滋味。

她的伤口在作痛，这个要强的女子，仿佛经受了不幸遭遇的磨炼，使她的心渐渐变得硬了。她咬着牙，忍着痛，开始了又一天的生活。

在走到房里去时，偶然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杨岚就停在镜子前端详起来，只见那原本丰润的圆圆脸上，如今失去了光泽，瘦削得成了尖下巴。她不免有些黯然神伤，但她不愿去想这些，春林哥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总还有这样一个家，一个人吃饱了，全家就都不饿了，一个人暖和了，就全家都不冷了。最重要的，我在家里肯定比他自由些。杨岚想的总离不开春林。

她找来一块干净的白布，换下那洒上红血迹的纱布，重新包扎好伤口，再次站到镜子前，照了又照，摇了摇头，苦涩地一笑，自言自语地说：看上去是很丑了，真的很丑了，这对现在的我来说，丑，比美好，这丑，才是美，越丑越好，只要春林哥喜欢就好！

杨岚想到，自己以前曾经是个人见人夸的漂亮姑娘，有许多小伙子追求，现在不能同日而语了。这才是自己现在所需要的。求之不得呢。

她推开窗子，一阵凉风袭来，不禁打了个寒颤，脑子里马上闪过春林在寒风中又咳又喘的情景，她责怪自己，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去看春林了，这是没有理由可以原谅的，都怪自己顾虑太多，犹豫不决，现在应该狠下决心，不顾一切地去看春林了，越快越好！

杨岚想到，这事应该同玉英姐讲一下，怎么讲呢？她皱起了眉头。

隔壁邻居王龙宝，是个大队干部，当过大队长，原先是一个风风火火的直性子青年，如今有些变了，变得为人处事越来越谨小慎微，好像不愿和杨岚这样的人来往，免得惹麻烦，总是叮嘱他的妻子白玉英，说杨岚虽然不是什么“五类分子”，但却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正少和她接近为好。

可是，白玉英却认为，都是从小一起玩的邻居、朋友，人家现在一个人无依无靠，怪可怜的，就尽可能地给杨岚一些关心和照顾，常常过来串串门子，两人说说闲话。杨岚有什么心事，也愿意对白玉英倾诉。

白玉英暗暗担心着杨岚的安全，恐怕这个单身独居的女青年会受到伤害，让她住到自己家里吧，丈夫不会同意，也有诸多不便。两家虽然只是一墙之隔，但毕竟不那么方便，细心的白玉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根细麻绳穿过墙壁，一头系在杨岚卧房的门背后，一头拴个小铃铛，挂在白玉英家房门后面，杨岚若有什么事情，只要拉拉细麻绳，隔壁的小铃铛就响了。他们还约定：只拉一下，是报告平安无事，并有问候的意思；拉两下，是平常的信号，意思是杨岚在家有空闲，如果白玉英有空，请过来坐坐；连拉三下，而且很快，就是紧急求助信号了，白玉英他们就会马上过来。有了这个小铃铛，使杨岚的心里踏实多了，夜里能睡得安稳些了。有天半夜里，杨岚从睡梦中惊醒，朦胧中看到有个黑影在窗外晃动，她连忙拉响了紧急求助的小铃铛，白玉英和王龙宝马上就披衣趿鞋，跑过来了，那黑影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此刻，杨岚拉了两下细麻绳。

隔壁隐隐传来小铃铛的响声。

没过一会儿，白玉英就从贴近山墙的前门走过来了，问道：杨岚，有什么事吗？

玉英姐，我想请你代我请个假，我不能出工了。

可是生病了？

没有，是跌伤了，看过医生，有病假证明的。

什么，跌伤了？伤了哪儿了，快让我看看。白玉英急了，说着就要看伤口。

杨岚拿掉帽子，露出了伤口，乖乖的像个听话的小妹妹，让姐姐看伤口。

昨天，白玉英到城里去办事，很晚才回来，她还不知道杨岚跌跤受伤的事。

玉英姐，我不能不告诉你，你一直把我当妹妹看待，我有事不能不和你商量，杨岚一脸真诚地说，我想趁这几天病假，出去跑一趟。